



萌芽小叢書

翠姑娘

萌芽編輯委員會編

東海文藝出版社

目 次

翠姑娘·····	陈修飛 (1)
“敲鑼專家”·····	陈 易 (13)
新媳妇·····	高 泽 (25)
金麥王·····	干 戈 (34)
养蚕人家·····	蔣时龍 (44)
石臼湖上的故事·····	夏松涼 (60)
干妹子·····	阿 仁 (72)
婚姻大事·····	陈炎荣 (84)

翠 姑 娘

湖南嘉禾文化館 陳修飛

从清早起，天就下着毛毛細雨，云塊老是鉛青色，看样子今天是不会晴了。

吃过早飯，我就到桃園大隊去。在我們这个高級社的六个生产大隊里，这是最好的一个。但一路上，社員出工的不多，在这样的雨天里，大概他們都在休息。

从桃園后面坡上經過时，在路旁齐人深的茅草窩里，忽然傳來“唵唸唵唸”的声音，我思想上立即警惕起來。

“哪个？”我問。

草叢里沒有回答，却傳來几声爽朗的、銀鈴似的笑声。我一下子明白了，却故意把声音裝得更象煞有介事似的：

“誰？再不說，我要喊民兵了！”

果然如我所料，从草堆里跳出个年輕的女孩子來，这就是桃園生产大隊妇女隊長李月翠。她赤着脚，披了件已被打湿的藍布短褂，雨水不断从她头上流到臉上。她笑得張着嘴，两只秀丽的眼珠，象流星似的，在那修長的睫毛里，不断调皮地轉动。

“你这鬼东西，一个人在干什么？”

“割青！”她指着前面路边上那一大堆嫩綠的茅草說。

“你看，这都是一早上割的。”

“一早上就割了这許多，她們呢？”

“哪个，哦，你問我們那些隊員，他們有的沒有鐮刀、繩子，有的要帶小孩，就都沒有出工。”

“你看你，被雨淋成这样，回去你娘又要說你了。”

她那件我昨天还看見是很潔淨的藍短衣上，如今已沾滿了野草和泥土。我輕輕替她拍打着。她随便看了自己一眼，說了声“没关系，我自己会洗”，就向那堆割好了的茅草走去，我也跟过去帮她一同綑綁起來。

綁好后，我說：

“我帮你挑去！”

她一把推开我，笑着說：

“你別輕視妇女了，讓我來吧！”

我連忙解釋說不是，她却已挑起先走了。我跟在她后面，看着她的背影，不禁又想起两个月前开妇女会的那个場面……

那个会是我主持的。主要选举她們的妇女生产隊長，全大隊的三十多个妇女，几乎全到齐了。起先，有人提議选总会計李留达的老婆，但却有人反对，理由是留达女人有兩個孩子，家里事很忙，而且出工也不積極。……沉默了一会，忽有人提：“选翠姑娘吧！”一下子很多人都贊成。我那时还不知道翠姑娘是誰，悄悄問旁边的大隊長李成林，成林指着會場中間一个剪短頭髮、穿花格子衣的女孩子說：“她就是！”因为是低着头，背向着我，从后面只能看到她那瘦削

的肩膀和細細的頸項。她聽到有人說她，抬頭看了看，沒有作聲。

這時，留達女人却反對了：

“月翠這丫頭能當我們的隊長呀，她才吃了農業社幾個月的飯？”

但婦女們都反駁她，擁護月翠。在鼓掌通過後，月翠站起來了，她用手把垂在前額的頭髮輕輕掠到腦後，臉有點紅，慢慢地說：

“大家選我當隊長，我謝謝大家的好意。但我自己却要反對。”

“為什麼呀？”好多人同時問道。

“我不會做事，又沒有文化，怕把隊長當壞！”

“我們誰又有多高的文化呢？”

“當吧，我們相信你！”

大家都向她送來好意的支持，但翠姑娘只是搖頭。這時，留達女人又站起了：

“我們求神拜佛的幹什麼呀，有隊長還怕沒人當？人家嫌這工作麻煩、困難，怕負責任，我們講破嘴唇皮也沒有用，我看還是另外選個吧！”

“誰？你說誰怕負責任？”月翠立即向她質問。

“我說你，怕當隊長惹上一身麻煩，怕做不好受批評，所以不敢接受！”

“你亂說，我不是這個思想！”月翠滿面通紅為自己辯護，也許是由于賭氣，或是由于個性執拗，她又轉過身來，面向大家說：

“如果大家真的相信我，愿意帮助我，我就接受吧！”

“这才对呀！”好多人拍起手来。

会开完后，月翠把我拉到一边，悄悄地說：“我真的什么也不懂，怎么能当隊長呢？”

“不懂就学嘛，”我說。“你只要舞动龍頭，龍尾就跟着來了。”

“但这个龍頭好难舞啊！”

“你应当記住，你是个团员！”

“团员，”她仰起臉，天真地望着我。一会，象暗暗下了个决心似的，說了声：“对！”便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……两个月來，翠姑娘始終積極地劳动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，影响大家，妇女隊这条龍，终于在她这个龍头的带动下，舞起來了。

我紧走几步，和她并排，問她：

“今天这天气，別的妇女都沒出工，你何必要出呢？”

“別人，”她看了我一眼，“別人今年最多报了一百九十個劳动日，我报了二百四十個。”

“这么多，能完成嗎？”

“象我今天这样，你看能完成嗎，”她調皮地問我。沒有等我回答，又說：“对不起，我还要回去吃早飯，不陪你了。”說着就往另一条小路走去。

到大隊長成林家里時，正碰上他們在洗碗筷，大概剛吃完早飯。我問成林，隊里出工的情形怎樣？成林心里似乎有說不出的苦衷。他說，這兩天情形非常糟糕，連日陰雨，加上天冷，社員們都圍着火爐不想動彈。社干們扯起喉嚨，象打鑼一樣滿村子喊也沒用。再過十多天就是谷雨，眼看要下種了，但田里的底肥，至少還缺百分之四十；綠肥、糞肥、灰肥、草肥……都還要人去搞。

“你知道么？”他說：“為了這出工的事，昨天還鬧了一場糾紛！”

我問他什麼糾紛，他帶了点苦笑說：

“還不是翠姑娘！”

原來月翠這兩天也為大家不願出工着急。每天清早，她天亮就起來，拿把刀子，到每家窗口去把人敲醒：

“喂，起來，割青去！”

開始，人家還听她的。她一叫，就起來了，一邊穿鞋子，一邊應着：

“噢噢，來了來了！”

後來，慢慢的，人家對她這樣叫就感到厭煩。有的是裝着睡熟沒有聽見，有的只应付一下，叫她先走，說隨後就來；等她一走，卻不來了。有什麼辦法呢？高級社剛建立，一切制度都沒有走上正軌。社員說，出不出工，是他的自由；社里呢，總不能常拿着根鞭子，到每個社員家里去把人趕出來。

這天，翠姑娘又照往常習慣，一早起來就去喊人。喊到社員胡老六家里，這胡老六，年紀三十多了，在低級社時，

就被人指責過，說他喜歡躲懶，出工不積極。近來，同西村一個寡婦結了婚。鄉里人說：“年過三十來娶親，不親也親。”因此，這胡老六，就成天守着老婆不動。

早幾天，翠姑娘喊他，他雖然勉強去了，心里却老大不痛快。今天翠姑娘來時，他正抱着老婆睡在暖暖的被窩里，聽到叫聲，他假裝沒醒；第二次喊時，他還是不吱聲。好一個翠姑娘，真耐得煩，她第三次又喊了：

“喂！六叔，醒醒。天不早了！”

胡老六從床上一轆轤爬起來，氣沖沖走到窗口，對翠姑娘破口罵道：

“喊你娘的腳，你沒地方挺尸就自己去挖洞囉！清晨大早，又不要你喊喪，老子出不出工，關你屁事？！你再不走，老子端小尿潑你！”

這意外的打擊，氣得翠姑娘滿面通紅，她從娘胎生下來，還沒這樣被人罵過，真是好心不得好報。但她仍拚命忍下去。她知道，如果她一回嘴，就會馬上吵起來。在支部會上曾一再強調過，社干同社員吵架是不允許的，即使對方沒理，也要讓他三分。因此，她仍然壓低聲音耐心地說：

“六叔，你何必發脾氣呢？出工對社好，對你自己也好嘛！”

被個人情緒氣昏了的胡老六，再也聽不進一句話去。見她還沒走，就從房角里端起那只小馬桶來，他老婆在床上看到他真的這樣做，吓得大聲喊道：

“哎呀，翠姑娘，你快走，他當真要倒小尿了！”

翠姑娘這才跑了。

她一直跑到大隊長成林屋里，坐下后就哭起來。成林問她哭什麼，她也不說。過一會再問，只見她咬咬牙，掏出手巾把泪揩干，說：“沒什麼，只怪我自己軟弱！”

“什麼事怪你軟弱啦？”

“沒什麼，隊長，”她把垂到額前的頭髮掠到後腦去，強裝出個笑容說：“你不要多心吧！現在還有柏根幾戶勞力沒有出齊，我再去喊。”便頭也不同地開開門就跑了，把個成林弄得莫名其妙。

一會，胡老六也來了。

他一見成林就吵着要退社。說高級社這麼不自由，連睡覺都有人打擾。成林問他原因，他才把剛才翠姑娘怎麼吵他，他怎麼用小尿桶把她吓走的事說了一遍，他說：

“我要不吓她，她還會吵下去的。”

成林一下子明白了。他不得不又對老六說了許多好話，才把他打發回去。

我來的時候，這場糾紛已經過去。成林談起這事，仍然帶着滿腔苦惱。

“有什麼辦法呢？”他說，“這些天好幾個社干都挨過罵。象月翠，被這家罵了，躲到一邊去哭一場，擦干眼淚，又去動員另外一家。不這樣不行啊！唉，也真虧了這個孩子！”

吃晌午飯時雨住了。我到翠姑娘家里去看她。她家住在

村北一所寬大的瓦房里，沒有養狗，顯得很清淨。

走進屋，沒見到翠姑娘，只有她媽媽一個人蹲在一塊木牌跟前，拿支粉筆，在歪歪斜斜地寫字。看見我后，似乎有点不好意思，从木牌前站起來，雙手在褲子上擦着粉筆灰，解嘲地說：

“我家翠姑娘，每天叫我學四個生字，中午規定要練習，學不好還要批評，你看！”她指着木牌，“今天學‘增產愛社’四個字，這愛字無論如何寫不象，陳同志，你教教我。”

“好嚴格的老師！”我心里想。接過粉筆，幫她在木板上寫了兩個很大的愛字。寫完后問她：“翠姑娘哪里去了？”

“聽說在留達家里。”

我便出來了。從窗口經過時，向屋里看了一眼，發現她拿起粉筆，又向木板伏下身去……

還在留達屋外，就聽到里面的爭論聲。

“要鑊刀給你鑊刀，要簍衣給你簍衣，樣樣不缺，為什麼還不出工呢？”這是月翠的聲音。

“我就是不去。”

“為什麼？你要講個道理嘛！你想，如今實行按勞付酬，你不出工，秋後吃什麼？”

“留達會有辦法的。”

“留達？算了吧，一個女人自己不做，樣樣靠男人，不害羞，……”

我推門進去了。她們看到我，都招呼我坐。翠姑娘心直

口快，指着留达女人說：

“她总不願出工，說也說不聽。陈同志，你向她作个动員报告！”

我笑了，正要回答，留达女人却搶着說：

“陈同志：你看，她总霸蛮要我出工，我家大毛、細毛，一个三歲，一个一歲，我出工去，那个管他們？”

“托兒所！”翠姑娘順口答道。

“可是你們的托兒所呢？”

這一問，問倒了翠姑娘，社里根本沒有办过農忙托兒所，她只是从報上和外地听說的。

“是吧，你們又沒有托兒所，又霸蛮要人家出工。”留达女人这回算找到了为自己辯解的理由，她很高兴。“要是我大毛、細毛有人照顧，我还会不出工么？”

“真的？”翠姑娘問。

“当然！”留达女人毫不迟疑地回答。她大概估計社里这一下子是办不及托兒所的。

“好，我就去想办法！”翠姑娘站起來往外就走。

“月翠，找誰去？”我也站起了。

“回來再告訴你！”她只一閃，便象只穿花蝴蝶似的，飛到門外。我追出門口，就已不見她了……

下午，我正坐在社里清理各生产隊的汇报材料，忽然，翠姑娘一头闖了進來。我不看她倒好，一看不由我吃了一惊，

她兩眼哭得通紅，一顆顆閃光的淚珠，在她臉上滾動；她那付模樣，叫人看了又好笑又可憐。我問她為什麼要哭，她說：

“我走出留達屋里，就去找清海老婆婆，要她出來幫社里帶小孩。我想，這老婆婆一天沒多少事，做這個嘛，正適合，總該沒推的了。但你猜她怎麼說？‘帶小孩？我吃了飯不得消，和那些小對頭混在一起，屎呀尿呀……’我一听就有氣了，這老婆子怎麼這樣落后呢？我還是耐着性子同她說：‘老婆婆，這是個政治任務，不要怕麻煩。你把小孩帶好了，社里每天就可以多出幾十個工，社里好了，你也有份。’但她呢，只顧自己說自己的：‘如今小孩最難帶，要是有些東西給他們玩還好點，要是沒有，那除非你是千手觀音。’我說：‘只要大人耐心，再難帶的也……’我這句話都沒講完，又被她打斷了：‘如今轉成高級社，按工算錢了，我去帶小孩，誤了工夫，沒有飯吃，那個負責？’你听，這老婆子的口氣，哪里還有點社會主義味道，簡直是自私自利，照我平常脾氣，還不狠狠搶白她幾句，但今天是去求她呵，有什麼法呢？我只得說：‘你放心，農業社決不會餓死一個人。’她馬上冲我一句：‘你說得好，你自己為什麼不帶呢？毛丫頭，只一張嘴巴大！’你听，她竟罵起我來了，我哪點不對呢？我能帶還不帶呀？我我我……我什麼地方得罪了她呢？……”

她又哭了。哭得眼淚鼻涕，滿臉都是。

我輕輕地安慰她。并問她：

“你知道你為什麼失敗了？”

“碰到个老脑筋！”

“这是对的。但你自己有什么缺点呢？”

“我，我承認我說服不~~成~~。”

“还不是說服不够，問題是你沒有帮她具体解决困难。从她話里可以听出，她第一怕沒有工分，第二怕沒有時間，第三怕沒有小孩玩具。但你却只向她作动員报告，講大道理，不把解决問題的办法告訴她，她怎么会放心出來抱娃娃呢？”

“依你說，怎么办？”

“告訴她放心出來，她的困难問題，社里完全可以解决，因为本來就計劃有这笔开支。”

“这样行嗎？”

“你去試試看！”

“好！”她用手背擦去臉上泪痕，輕輕把头髮往后一掠，二话不说，翻身就走。

这时，外面又下起細細的毛毛雨來……

一会，門外有脚步声，她媽媽來了。

“怎么，月翠不在这里？”

我告訴她到青海老婆那里去了，不久就会回來，問她找月翠什么事。

“什么事？”她坐下來开始唠叨着。“一天不回家打个照面，中飯煮好了，不吃；夜飯煮好了，也不吃。人是鉄，飯是鋼，你不吃飯，看你哪來力气做事？”

我沒有向她解釋。我知道，我只要解釋一句，她就会談上十句，而且，連哪次沒有吃飯，修了一天塘，哪次不講情

面，批評大隊長工作態度的事，都會搬出來。在談的時候，你簡直聽不出來，她究竟是在埋怨呢，還是在讚揚她女兒。

又過了一會，翠姑娘才回來。

一進屋，滿面笑容，真象窗外新栽的那幾朵初開的月季花，笑得那麼開朗，那麼天真，同她先回來時那滿臉哭相，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。

她媽媽一把拉住她，好象還怕她跑開了似的：“鬼丫頭，鉄打的？還不同去吃飯。”

翠姑娘嘻嘻哈哈的推开了她娘的手，笑着向我說：

“她答应了，从明天起！”

“真的？”我也被这消息弄得兴奋起来：“那几个问题的解决办法，都告诉她了？”

“那还有不告诉的，嘻嘻！”

“你呀……”我还打算說她兩句，她娘又來拖了。

“告訴了就算啦！”娘說着，拉住她的衣袖就往外走。

“再不同去，飯又要回鍋了。”

被她媽媽拖到門口，她還一手扳着門柱，一手把弄亂了的頭髮輕輕掠到腦後去，熱情地望着我，向我交代：

“陳同志，我吃了夜飯就來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們再一起去廣播，發動大家明天都去割青好嗎？”

我答應了她。

她終於被拖出去了。從窗戶外面，還傳來她媽媽的埋怨聲，怪她吃飯都不記得時間。接着，又是一陣爽朗的、銀鈴似的笑聲……

“敲鑼專家”

浙江鄞縣文教局 陳 易

去年春節，雪下得最大的那一天。我到四明山區一個鄉去宣傳“四十條”。不巧得很，到鄉政府時支書和鄉長都不在；左等右等，到下午四點光景他們才回來。一問，他們說已經宣傳過了，只是還不大透；其中東岩村因為鄉幹部沒有去，也未把村干的課备好，所以宣傳得更加不好，據說羣眾邊聽邊走，講完了，差不多只剩了幾條槓子和報告人自己。這樣說雖然不免夸大了些，但搞得不好却是真的。“那末需要去補課囉！”我說道。

“當然，當然。”支部書記答應了兩聲，又向我說道：

“小陳，要去就得馬上走，今晚補完，明天我們還有別的工作呢！”

“怎麼？”支部書記這樣一說，我吃了一驚。因為現在已經四點多了，東岩村離鄉政府有十里光景，爬山過嶺，一小時少不了；加之大雪茫茫，要是在三岔路口碰不到行人，也許到天黑也摸不到。據說，東岩村不到一百戶人家，分在八個地方，山上山下，三戶五戶一堆。就是順順當當走到那里，再發通知召集，恐怕也來不及了。我付了一下，說：“山里山，彎里彎，又是漫天大雪，晚上開會來得及嗎？”

“來得及，來得及，東岩村有個特點就是會開得起來。”支部書記肯定的說。當然，即使來不及我也是要去的，何況他又這麼肯定的說呢！我一面整頓背袋、雨傘等準備上路，一面問支部書記道：“為什麼呢？”

“那里有一個‘敲鑼專家’。”

“敲鑼專家”？好新鮮的名詞！我又好奇的問道：“什麼‘敲鑼專家’呀？”

“敲鑼的專家，就叫‘敲鑼專家’呀！嘻！嘻！快去，到那里你就會知道。”支部書記好像特意弄個謎給我猜一樣，說着雙手在我背上一推，我就踏着一尺多深的雪，往炫眼的山上爬了。

“平地霜，高山雪。”一點不錯，愈往上走，雪愈厚。雪路又滑，球鞋底又是快磨光了的，爬起跌倒，跌倒爬起的赶路，我實在擔心晚上會是否開得起來。也許是任務的督促和‘敲鑼專家’這一謎的吸引，我連身上的雪也不揮，腳痛也不管，一直往前走。謝天謝地，总算沒有走錯。看看表五點還不到，已到社主任家里了。这里算是東岩村的中心點，疏疏落落的也不過三十戶人家，但在这里已經是數一數二的大村子了。問過姓名、來由，社主任把我拖到屋子的火坑邊，背向着門坐下。他們一下雪就不出門，用木柴在屋里特有的火坑上燒着取暖，（旧社会这叫做“柴子当棉襖”，現在虽然大家都有棉襖穿了，可是这个習慣還保留着。）滿屋是人，大家說說笑笑，喝着自己產的錫山雲霧茶，咬着蕃芋干和玉米花，非常暖和，就是烟多點，有點呛人。当我坐下不久，正在和村長商量着開會的時候，忽然一大塊很冷很冷

的东西猛一下揪在我臉上了，我打了一个寒噤，不自觉地大声的喊出了：“哎呀！怎么搞的？”这样一句口头禪來。因为这声音又响又突然，把整个火坑边的人全惊动了，我仰后一看，原来是一个老公公，拿着一面銅鑼，我知道剛才这是面銅鑼揪在我的面上了。这老公公看見我，連忙笑着，双手打着拱，好象有点感到抱歉的对我說：“老弟，老弟，我看錯了人，对不起。”于是整屋子的人都“呵呵！哈哈！嗨嗨！”的笑得仰起倒下，笑声把討厭的烟也赶开了。我也笑了，我不知道別人在笑什么，我笑的是这样一个有趣的老公公。你看，他約有六十多歲了，長長的臉，眼睛笑成兩条綫，一簇山羊胡子同雪一样，头上戴一頂麥尔登呢干部帽，穿一件新的黑斜紋棉大衣，腰上系着一根帶子。这老人，看我还用手按在右臉上，他又說道：“誰叫你戴一条紫紅圍巾呢？我看成是我們团支書啦。”

說过了，笑过了，靜下來了。社主任說：“敲鑼專家！有个緊急任务，要突击一下，今夜开村民会，每戶至少來一个，縣上陈同志來講四十条。”接着，这老人又問了我，开会什么目的？什么內容？多少時間？討論不討論等等。

呵！原來他就是“敲鑼專家”。我打量着这个老人，不知怎么嘴角里又笑了出來。老人看我这样瞅着他，他說：“小伙子，你看我做什么？我一沒有戴花，二沒有纏足。”又引得大家笑了。我想同他說話，又不知他姓什么？我說：“老伯伯，这么晚才去通知，人能到齐嗎？”

“你怕人不來嗎？嗨嗨！銅鑼响了人不到，人們怎么叫我‘敲鑼專家’呀！我同你訂个双保險好嗎？”冬天的山村